我写潮州歌册

鄞镇凯

趁着拙著《高绳芝》出炉（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和《烽火侨批情》在《汕头日报》连载，我要对潮州歌册评论界提供点信息：长期以来的潮州歌册评论，可能无提到上世纪50至80年代汕头市的一班潮州歌册作者其作其人。这班人主要有陆冲、董子珏、黄名卓、陈发文、鄞镇凯、许柏秋等。他们创作的潮州歌册作品以短篇为主。短篇潮州歌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潮州歌册的新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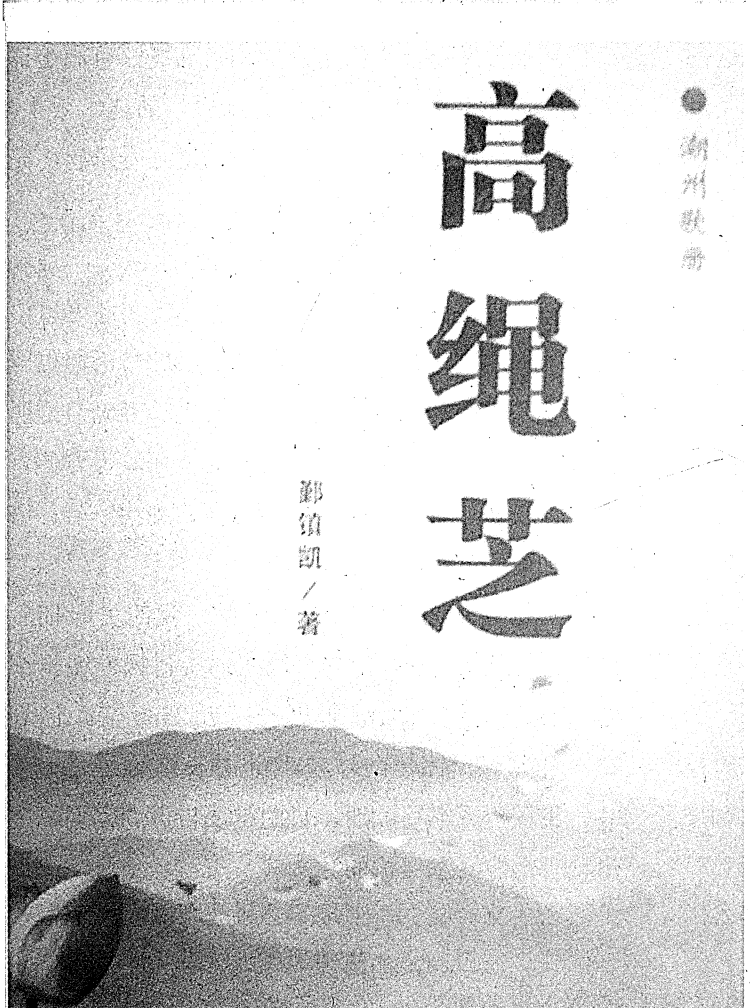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至1980年代，潮州歌册依然有生命力。为适应时政需求和传播载体的要求，于是有了短篇潮州歌册。这是客观存在，但是，民俗专家薛汕先生却在1982年写的《潮州歌册选集》序言中这么说："潮州歌册，连同木刻版早就烧毁了，到处找不到。"后来的一些研究专家，采信此说。此说有谬，因为我是证见。

1963年，我读小学5年级，因为写了几个短篇潮州歌册登在学校黑板上而出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写，从小学写到中学，从中学写到农村。我曾经的户口所在地汕头市红旗区向阳街道革命委员会曾两次写信到山村要我给他们写宣传革命的歌册。那个时期写了很多，登在校园村头巷尾的黑板报上，登了就算，没有留底。1974年回城，参加汕头市工人业余文艺创作组，这个创作组写歌册的老前辈有陆冲、董子珏、黄名卓。我们应时政之需写了很多的歌册，大多登在汕头市工人文化宫编的《工人文艺》和汕头市文化馆编的《革命宣传资料》，油印本的。可惜这些刊物现在找不到。1976年10月以后，经常应汕头市广播站之约而写，播出之后也就完了。

1979年元旦，《汕头报》恢复为《汕头日报》，《朝阳》副刊恢复为《韩江水》，文艺稿件需求量大增。当时的《韩江水》编辑陈焕展老师约我多写些贴近生活的短篇潮州歌册，我积极响应。现在从手头仅存的剪报查找，我在《韩江水》发表的潮州歌册有《龙州和虎山》（1979年2月10日见报，与许柏秋合作），讲述社会主义新时期乡邻关系的故事，开头两节是："桑浦风光数龙州，山明

水秀景色幽，青枝绿叶四季旺，新开鲛河绕村流。龙州隔岭是虎山，自古龙虎不相和，二个乡里二县管，代代械斗无年安。”全文60多节。还有一篇是《闹宴》（1980年1月24日见报），讲述廉政故事，开头两节是：“有一新事真正奇，家官大开公家钱，未婚媳妇把关紧，庆功宴上闹翻天。维修造厂陈旭刚，高龄圆圆三十双，身为厂内党书记，职位高来名声红。”全文60来节。作品见报后不久，我和陈焕展老师相遇于市文艺迎春联欢会上，他高兴地告诉我，《闹宴》被评为《汕头日报》月份好稿，希望我多以潮州歌册这个传统艺种写出反映时代强音的作品。我们的谈话过了不到一个小时，一位老文化人作为一帮正统文人的代表抢先在会上发言，声色俱厉地批评陈焕展老师在“好好的文化版面上”推销“乞食歌”（指潮州歌册），在场的舆论偏向这位老先生。会后，有人以怜悯的口吻教示我：“你年纪轻轻的，写这些乞丐歌怎行？”不知是否与此事有关，在此之前，我每月至少有一个短篇潮州歌册供给汕头市广播站，从此后，广播站也不播潮州歌册了。潮州歌册新作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些“正统文人”的讨伐声中淡出文化圈（当然，这并非主要因素）。没有发表的平台，我当然也不写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听潮州歌册的人少了，唱潮州歌册的人更少了，更甭说写潮州歌册的人了。而渐渐地，研究潮州歌册的人越来越多了。研究潮州歌册的专家们振臂疾呼：“潮州歌册是潮汕文化的瑰宝，不能让其灭失，应该抢救、保护、传承！”我却认为，潮州歌册淡出潮汕人民的文化生活圈子，是历史的进步。潮州歌册鼎盛的决定条件有二：其一，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贫乏；其二，潮汕城乡小群体性的女性手工作坊星罗棋布。而其时，这两个基本条件已不复存在，所以，潮州歌册就没有了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应该为它办的，就是为它留住标本送进文化的历史博物馆珍藏。这仅是愚见。而现实却是曾经的“乞食歌”被捧上了国家“非遗”保护的金榜。



文化氛围使然，文化自觉使然，我有了重拾潮州歌册写笔的冲动。2008年仲夏，广东省文联和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举办“第二届广东省民间歌会”，省里要求汕头市组队参加。汕头市的队伍组织起来，却苦于没有具有地方特色的表演作品。有人推荐了潮州歌册《英台行嫁》，理由是，潮州歌册是我们的特色，“非遗”保护项目。我说：“选择形式，更要选择内容。假

若选择潮州歌册这一形式，就由我来创作贴近生活的新作品。”主办此事的杨群勇先生首肯。于是，我根据我市四位残疾人不畏艰险，奔赴汶川心理赈灾的事迹写出了名为《四人五脚进汶川》的潮州歌册，由吴殿祥老师谱曲，汕头市曲艺团组队表演。参与的结果是获得了银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综合性文艺实践再次为我们提供了潮州歌册演唱改革成功的实例（传统的潮州歌册演唱是有词无曲，一人读唱；《四人五脚进汶川》有词有曲，有多人组成演出队伍）。此后，我又写了名为《海岛虎痴黄辉孝》的短篇潮州歌册。我还在多个场合表示乐意收徒传授写歌册技巧。我希望能以我的微薄之力促成潮州歌册的保护工作“活态化”，但是，成效甚微。

潮州歌册，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有不甘，我还要努力。于是，我写了《高绳芝》。这部歌册1700多节，除了引首、尾声，分为“忠厚世家”“少年壮志”“弃文就商”“投身革命”“开埠功臣”“护埠英雄”六个章节。

高绳芝是清末民国初的侨商。这个时代的潮汕名人，若从“才、财、修、义”全面来考评，是无人可与他比肩的。有他富者，没有他前清举人的文化牌子；有如他舍命投奔革命者，没有他那么巨大的财富捐赠革命党；有才情比他高者，没有他善于经商的雄才大略……汕头埠的发展，高绳芝功不可没。潮汕人，尤其是汕头人，请勿忘记高绳芝。

这部歌册的创作手法，以文史的框架，熔铸进文学的元素。犹如报告文学的写作原则——先报告后文学。质量如何，有待读者评分。

一位文友对我说：“精通歌册的人可能已寥若晨星，我建议你在书中介绍歌册的一些基本知识，可以起到导读的作用。”我接受他的建议，写了下面这些文字——

潮州歌册，属于曲艺范畴的说唱文学，潮汕的“女书文化”，主要元素是故事加方言韵文，因而也可以说是“潮汕方言叙事诗”。故事是内容。它同小说一样，要有一个中心思想，主题明确，情节完整，并注重塑造典型人物。它比小说的故事性还要强，具有情节发展的各个基本因素：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潮州歌册的歌文多为七字句（为调和节奏，间插三三四句式或五字句），四句为一节，第一、二、四句押韵，一定押方言平声韵；第三句不押韵，末一字一定要是仄声字。每节之间要更换一韵。这些规则，是潮州歌册自身的艺术功能所决定的，并非故弄玄虚。押平声韵者，因为潮州歌册没有弦乐伴奏，诵唱者在唱到第一、二、四句押韵之处要通过牵长声来抒发感情，而平声的调值高扬，有利于诵唱者将声“牵”得长长的，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每节换一韵则能使歌文层次分明，增强音乐感，充分发挥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潮州歌册是诵唱给大众听的曲艺艺术，是一种顺口动听的文学作品，所以它要求语言更口语化，所用的语言必须是人们熟悉的活的口语，也即常用的民间俗语、村言俚语，并要生动准确，鲜明有力，通俗易懂，具有文学语言的特征。为方便青年读者阅读，对于一些当今已消逝的潮汕俗语、俗字，在每章节后面作些简单注解。

就在《高绳芝》出炉的时候，我的另一拙著《烽火侨批情》也杀青，交给《汕头日报》编辑部处理连载。这一部歌册更长，近2500节。计划2018年写《冯铿传奇》，当然也是长篇的。

我重拾秃笔写歌册，目的是要告诉专家们：潮州歌册是能活态保护的。